

叶圣陶

大师美文
品读书系

听到叫卖白果的声音时，
新凉已经接替了酷暑，扇子虽
不至于就此遭到捐弃，总不是
十二分时髦的了，因此，这叫
卖声里似乎带着一阵凉意。



卖白果

叶圣陶 著
李斌 导读



NLIC2970981275

三
天
天
水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圣陶 著
李斌 导读

卖白果



NLIC2970981275

三
天
天
水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卖白果 / 叶圣陶著 ; 李斌导读.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4.2

(天天读经典. 大师美文品读书系)

ISBN 978-7-5016-0819-5

I. ①卖… II. ①叶… ②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9468号

责任编辑: 王 苗

美术编辑: 罗曦婷 李 钊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8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2 千字

印数: 1-10,300 册

ISBN 978-7-5016-0819-5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经典阅读永远不能被取代

温儒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选收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老舍、冰心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经典散文名篇，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选本。类似的作品选很多，这一本是专为中小学生选的，在篇目选取上充分考虑了中小学生的接受程度，每一篇还附有导读，帮助小读者进入阅读状态，找到欣赏作品的方法与途径。同学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课外读本，也可以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作为课堂阅读的延伸部分。希望这套书能引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读书的习惯，促进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乐意向年轻的读者推荐这套书。

和以往相比，现今中小学生的阅读趋向已大不相同，很多同学感兴趣的可能是当下的流行读物，如某些靠商业运作包装起来

的明星作家的著作。我能理解，这些作品贴近你们的生活，往往能畅快地说出你们想说的话，幽默、调侃，有可读性。读这样的作品会感到很“酷”，很放松，难怪年轻的读者都喜欢。就像在夏天吃冰淇淋，多痛快呀！流行读物大都像是冰淇淋，给人娱乐和刺激，适当读一些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如果完全不让孩子们读，会把读书搞得很功利，也会扼杀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另外，流行文化的适当消费，也有利于青年人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要求年轻人不去接触这些流行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应当给孩子们一点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容许他们读一些包括流行读物在内的“闲书”。

但这应当是适度的“消费”，毕竟冰淇淋代替不了主食，不能拿冰淇淋当饭吃，流行时尚的阅读也不能代替高雅的经典的阅读。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既要接触时尚，又要尽量把持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卷进流行文化，才能逐步培养纯正的阅读口味和习惯。读书还是要读经典和格调高雅的作品为主。

同学们会说，现在干扰实在太多，静下心来读书不容易。其实读书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不断滋养人生提升精神的方式。只不过国人太过忙乱，太过浮躁，缺少读书的氛围。记得早些年我旅居欧洲时，时常坐地铁或者火车，很多人一上车就非常安静地掏出书本来读，很少有人大声谈话或者打手机，和

咱们这里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是习惯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素质问题。读书是需要氛围的，学校里老师让大家读书，可是很多同学回到家里，氛围就不太好，家人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孩子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还真的需要有些“定力”。我们是在一个看电视打麻将打手机成风成瘾的国度里提倡阅读风尚的，谈何容易？但作为个人，只要有毅力，就能尽量想办法营造一个可以读书的氛围。关键是要珍惜时间，把读书当做一种持之以恒的生活内容，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我常常为某些年轻人的虚掷光阴感到可惜。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个群租的院落，夏天晚上，总见到许多青年人坐在院子里，各自埋头玩手机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休息时玩点游戏可以放松身心，无可非议。但乐此不疲，太沉迷了，则对身心不利，而且也太可惜了时间。何不利用这大好光阴给自己充电，学好本事？还有，很多中学生抱怨课业重，时间少，可是一上网就不下来。读书要是这份痴迷劲，那就不得了了。看来不能全抱怨环境，自己能珍惜时间，有意识培养读书的心境，就很好，也很重要。

还有的同学已经不习惯看书，他们可能认为，现在是影视时代、网络时代、图像时代，看电视上网读图也是学习，这是时代的变化。的确，影视、网络和图像扩大了人们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但不要忘了，这些都不能取代文字书的阅读，尤其是文学的阅读。比起其他接受方式，读书可能更有选择性，也更个人化，更需要

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的介入。就拿电视来说，虽然可以选择频道和节目，但欣赏过程一般都是比较被动的，你不可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可以或慢或快，甚至可以停下来或翻回去边读边做思考。读书所能获得的文字的感觉，也是一般影视所没有的。同样，上网和读图，也较难获得书本阅读的那种独有的效果（网上读书也是一种文字阅读，另当别论）。所以影视、网络再发达，也仍然需要阅读。

就学生而言，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重要的途径，这可能就是终生受益的好的品位，一种可以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生活方式。读书的兴趣需要长期培养，需要磨性子，是一个漫长的涵养过程。现在的情况是，小学生读书的兴趣很浓，刚上初中也还可以，可是上到初三，特别是高中，就很少读书，全在应付中考和高考了。许多“九〇后”、“〇〇后”读书的兴趣用得上“每况愈下”这个词。这也不全怪青少年，语文教学也有责任。本来语文这门课应该是能培养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现在语文课教得太琐碎、太技术化、太功利，就是瞄准中考与高考，成了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哪里还谈得上读书兴趣？面对这种状况，同学们也有些无奈。怎么办？光唱“高调”恐怕不行，我建议兼顾一点，除

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书读得多了，思维活跃，语感增强，语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所以我很赞成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那句话：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鉴赏性质的书的出版，是符合新课标的精神与要求的。

这套书所选的大都是现代文学经典名篇，我还想说说经典问题。我知道很多同学不太喜欢读经典，这并不奇怪，甚至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经典和你们有历史距离，语言和形式可能隔膜，当然也有年龄因素，你们的生活经验与理解力限制了对经典的理解。加上你们比较好奇，有叛逆性，学校与老师越要求你们读“分内”的经典，你们就可能越不喜欢，反而青睐那些“恶搞”的“无厘头式”的作品。特别在网上，自由发表不受拘束，调侃、嘲弄和颠覆的言论方式可以大行其道；视频技术的出现，更使得“糟改”和“恶搞”经典作品成为时髦的风尚，这些也都可能影响到青少年的思维与表达。

如何拉近学生和经典的距离，让同学们能以更加生动亲切的方式（包括网络和影视等等）来接近经典，是教育者包括负责的媒体与文化商家应当考虑的课题。

我在大学教书，发现许多同学在中学阶段除了应对考试，读书其实很少，对经典作品接触相当有限；即使有所接触，也不见得是经典原作，可能也就是上网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恶搞”的文字。这很容易受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而且把阅读品位给败坏了，真有“终生受损”的危险。当今许多人都在抱怨风气不好，物质上虽然比较富足了，可是整个生活品质未见得提高，虚无、玩世、粗鄙的空气弥漫周遭。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方面难辞其咎。

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作品积淀了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这也是经典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传世的原因。正因为经典被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显示某种文化价值的存在。没有自己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经过经典熏陶的人生是可惜的，因为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更富于智慧。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有极端重要性。当然，经典都是在某一特定时代产生的，会带有她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当今社会的部分，应当采取批判的眼光，但

那也是同情的理解，我们主要是吸纳经典中那些体现人类智慧的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书选收的是现代经典名篇，那么让我们珍惜、尊重，并从中获取智慧吧。

2011年8月8日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山东大学一级特聘教授。



叶圣陶小传

叶圣陶（1894—1988），字秉臣，笔名有郢、郢生、秉丞、翰先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语文教育专家。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在江苏苏州悬桥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账房先生。1911年冬，叶圣陶从苏州公立中学毕业后，做了十年小学教员。1921年6月，开始在中国公学教授中学国文，此后曾在多所中学和高校担任国文教学工作。1923年，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从此教书成为“兼职”，1927年，叶圣陶开始编辑《小说月报》，刊发了巴金、沈从文等新人的作品，受到文坛关注。1930年底，他辞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改任开明书店编辑，主要从事文艺、教育类书籍及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参加编辑的刊物有《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季刊》、《文学》、《太白》、《开明少年》等。尤其是《中学生》杂志，出版时间长，

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学生刊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圣陶辗转来到重庆，在那里的巴蜀学校、国立戏校教课。后又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任职并主持开明书店的编辑事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叶圣陶举家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叶圣陶除致力于开明书店的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和文艺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949年1月初，叶圣陶离开上海乘轮船去香港，2月底，偕同在港的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回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文协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长期担任出版界和教育界的领导工作，先后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并亲自主持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为新中国的出版工作和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圣陶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童话作家。他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国文教材，对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叶圣陶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14年起，他开始在《礼拜六》、《小说海》等杂志上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这些作品描写了平凡人的悲剧，触及到一些黑暗的社会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叶圣陶先后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新诗和关于妇女解放、教育改革的短论。

1921年，他与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一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此后，他遵循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以主要精力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时兼及新诗、散文、童话、戏剧等文学样式，出版了小说集《隔膜》、《火灾》、童话集《稻草人》、小说集《线下》、小说集《城中》等集子。以朴实自然的写作手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象，描写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刻画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的生活面貌和性格特点，表达了变革不合理现实的要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28年，叶圣陶应邀在《教育杂志》“教育文艺”专栏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并于1929年出版单行本。《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埋头教育改革到参加群众革命运动，由自由主义发展到集体主义的曲折道路，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是我国新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优秀长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圣陶创作了《春联儿》、《邻居吴老先生》等多篇反映普通老百姓抗战的小说，歌颂了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的崇高气节。

叶圣陶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语文教育家之一。他长期从事中小学及大学的国文教学，对语文教育工作十分熟悉和热爱。1923年，叶圣陶参与编辑了商务印书馆的《初中国语教科书》，从此开始了编辑教科书的生涯。20世纪30年代，他为开明书店编辑了《开明国语读本》、《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初

中国文教本》等多种中小学国文教科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圣陶又编辑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乙二种，《开明文言读本》、《开明高级国文读本》等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出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编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除编辑教材外，叶圣陶还总结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经验，写成《作文论》、《文心》（与夏丏尊合著）、《文章例话》、《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与夏丏尊合著）、《精读指导举隅》（与朱自清合著）、《略读指导举隅》（与朱自清合著）、《国文教学》（与朱自清合著）等语文研究论著，对语文教学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此外，叶圣陶还通过编辑《中学生》杂志，提出阅读与写作的方法，很多成名作家，后来都承认自己是通过阅读《中学生》杂志，才提高了文学写作的水平。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国文教学认识不足，或认为国文教学是国故教学，或认为国文教学重在思想培养，或认为国文教学为文学教学。而叶圣陶认为，国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技能。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科学定义了“语文”的概念，强调了语文教学中对听说读写的训练。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为我国语文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石。叶圣陶在语文教育上的观点，长期以来被语文教育界奉为圭臬，至今仍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核心理念。

目录

没有秋虫的地方 / 1

藕与莼菜 / 4

卖白果 / 8

深夜的食品 / 12

苍 蝇 / 17

两法师 / 24

过去随谈 / 34

做了父亲 / 44

牵牛花 / 49

书匠互生先生 / 52

说 书 / 57

三种船 / 62

天井里的种植 / 74

谈成都的树木 / 80

乐山被炸 / 84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 90

我的侄儿 / 94

木 刻 / 101

我坐了木船 / 105

现实与理想 / 109

夏可尊先生 / 114

佩弦的死讯 / 120

从西安到兰州 / 125

游临潼 /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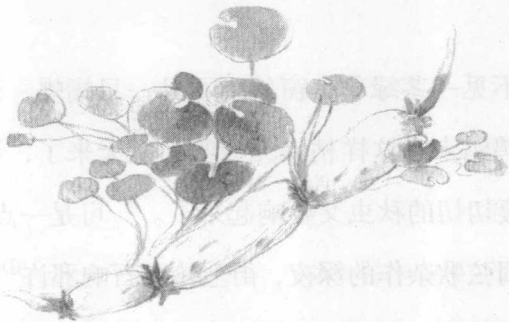
在西安看的戏 / 146

登雁塔 / 156

荣宝斋的彩色木刻画 / 166

游了三个湖 / 176

景泰蓝的制作 / 185



没有秋虫的地方

导读：

本文刊于《文学》周刊第86期（1923年9月3日出版），署名圣陶，后收入与俞平伯合著的《剑鞘》，又收入《叶圣陶集》第5卷。

这篇文章写于上海。上海的住宅，是“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在这样的地方，“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在这听不到秋虫声音的地方，作者深深地怀念着秋虫，怀念着秋虫鸣叫的环境：“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清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光和轻微的凉风看守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惟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但这样美妙的境界，只是在作者的想象和记忆里罢了。作者对此情此景的怀念与向往，实际上透露着对城市“水门汀”生活的厌倦。

大都市远离大自然，让作者觉得空虚、寂寞。其实，哪一位远离大自然的人，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不会觉得寂寞呢？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淅淅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①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惟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②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③，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喜欢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

① 邪许（yé hǔ），拟声词，众人齐用力时的呼喊声。

② 徐，舒缓、缓慢。

③ 喟（kuì），叹气。